

漢張仲景先師傷寒論原文卷十五下

後學吳考槃編次

三二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桃花湯九七主之

三三少陰病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

三三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可刺

三三少陰病吐利手足逆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

三四少陰病下利咽痛胸滿心煩者猪膚湯九八主之

三五少陰病二三日咽痛者可與甘草湯九九不差者與桔梗湯百

三六少陰病咽中傷生瘡不能語言聲不出者苦酒湯百一主之

三七少陰病咽中痛半夏散百二及湯百二主之

三六少陰病下利白通湯百四主之

三六少陰病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煩者白通加猪膽汁湯夏主之服湯

脈暴出者死微續者生

三三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為有水氣其人

或欬或下利或嘔者真武湯主之

三三少陰病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色赤或腹痛或乾嘔

或咽痛或利止脈不出者通脈四逆湯百六主之

名家言仁學論 卷一 一
三三少陰病四逆其人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百七主之

三三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猪苓湯主之

三五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三五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三六少陰病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三七少陰病脈沉者急溫之宜四逆湯

三六少陰病飲食入口則吐心中溫溫欲吐復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脈弦遲者此胸中實不可

下也當吐之若膈上有寒飲乾嘔者不可吐也當溫之宜四逆湯

三九少陰病下利脈微瀼瀼而汗出必數更衣反少者當溫其上灸之

張仲景傷寒論合註卷十五下

海門吳隱亭考槃編輯

辨少陰病脈證併治法下

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

成無已曰。陽病下利便膿血者。協熱也。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下焦不約而裏寒也。與桃花湯固下散寒。

張隱菴曰。合下三節言少陰水陰之氣不能上濟其君火。熱傷經脈。下入募原。而為下利膿血之證也。桃花湯主之者。赤石脂氣味甘溫。主養心氣。療腹痛。治下利膿血。一半全用者。取其圓赤象心。以養心氣。心主血也。一半篩末者。取其散於經脈。而外達於孫絡。配乾姜粳米以溫養其中土。蓋血脈本於中焦所化也。赤石脂色如桃花。故名桃花湯。或曰赤石脂即桃花石也。

程郊倩曰。便膿血而傳自下利。是由胃中濕邪下乘而入於腎也。實是腎陽不足不能載土。所以有此石脂塞其下源。則水可截。乾姜粳米溫補中焦。則土可升。苟不知此而漫云清滌腎氣之寒。土從水崩而陽氣脫矣。

金鑑曰。少陰病諸下利用溫者。以其證屬虛寒也。此少陰下利便膿血者。是熱傷營也。而不徑用苦寒者。蓋以日久熱隨血去。腎受其邪。關門不固也。故以桃花湯主之。

按此條經文諸說紛紜莫宗一

名家
是余從
金鑑

陳脩園曰少陰病寒化太過則閉藏失職而不利熱化太過則陰絡受傷而使膿血須知便膿血者大腸鬱化之腐膿與陰絡之血相併而出與下利清穀不同也以桃花湯主之

桃花湯方

赤石脂一斤一半全 乾薑兩 粳米升

右三味以水七升煮米令熟去滓溫服七合內赤石脂末方寸匕日三服若一服愈餘勿服成無己曰瀉可去脫赤石脂瀉以固腸胃辛以散之乾薑之辛以散裏寒粳米之甘以補正氣

柯韻伯曰石脂性瀉以固脫色赤以和血味甘而酸甘以補元氣酸以收逆氣辛以散邪氣故以為君半為塊而半為散使濁中清者歸心而入營濁中濁者入腸而止利火曰炎上又火空則發得石脂以瀉腸可以遂其炎上之性矣炎上作苦佐乾薑之苦溫以從火化火鬱則發之也火亢則不生土臣以粳米之甘使夫有所生遂成有用之火土中火用得宣則水中火體得位下陷者上達妄行歸原火自升而水自降矣

王晉三曰石脂入手陽明不蓋粳米入足陽明不及於少陰者少陰下利便膿血是感君火熱化太過閉藏失職關闔盡撤緩則亡陰矣故取石脂一半同乾薑粳米留戀中宮載住陽明經氣不使陷下再納石脂末方寸匕留藥以沾大腸截其道路庶幾利血無源而自止其

腎藏亦安矣。

張令韶曰：陰絡傷則便血，赤石脂色赤而性澇，故能止下利膿血。乾薑、粳米溫補中焦以資養血脈之源，所以治之。

金鑑曰：少陰寒邪多利，清穀少，陰熱邪多便膿血，日久不止，關門不固，下焦滑脫矣。此方君以體膏性澇之石脂養脂腸以固脫，佐以味甘多液之糯米益氣以滋中，則雖下利日久，中虛液枯，未有不愈者也。其妙尤在用乾薑少許，其意不在溫而在散火鬱，借此以開膿血無由而化也。若一服愈，餘勿服者，以其粘澇之性甚也。

少陰病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

成無己曰：二三日以至四五日，寒邪入裏深也。腹痛者裏寒也。小利不利者，水穀不別也。下利不止，便膿血者，腸胃虛弱，下焦不固也。與桃花湯固腸止利。

方中行曰：腹痛寒傷胃也。小便不利，下利不止者，胃傷而土不能制水也。便膿血者，下焦滑脫也。石脂之澇固腸，虛之滑脫，乾姜之辛散胃虛之裏寒，粳米甘平和中而益胃，故三物者，所以為下利便膿血少陰之主治也。

喻嘉言曰：治下必先和中，中氣不下墜，則滑脫無源而自止。註家見用乾薑，謂是寒邪傷胃，不知熱邪扶少陰之氣，填塞胃中，故少佐乾姜之辛以散之也。按既是熱邪填塞，不用白頭

湯之辛熱，瀉腸何哉。

名家言... 卷一
張隱菴曰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不從微汗而解則內傷經脈至四五日入於太陰之脾絡故腹痛脾不轉輸故小便不利經脈傷而下入募原故下利不止便膿血桃花湯主之

魏荔彤曰此證乃熱在下焦而薰蒸中焦使氣化因熱鬱而不行大便因熱盛而自利也久而下利不止將腸胃穢濁之物如膿帶血盡隨大便而下熱一日不消利一日不止也

柯韻伯曰本證與真武大同彼以四肢沉重疼痛是為有水氣此便膿血是為有火氣矣蓋不清火反用溫補蓋治下焦水氣與心下水氣不同法下焦便膿血與心下痛心中煩亦應異治也心為離火而真水居其中法當隨其勢之潤下故用苦寒以泄之坎為水而真火居其中法當從其性之炎上故用苦溫以發之火鬱於下則尅庚金火炎於上則生戊土五行之理將來者進已往者退土得其令則火退位矣水歸其職腹痛自除膿血自清小便自利矣故制此方不清火不利水一惟培土又全賴乾薑轉旋而石脂稭米得收平成之績也名桃花者取春和之義非徒以色言耳

汪詡菴曰便膿血者固多屬熱豈無下焦虛寒腸胃不固而便膿血者乎若以此為熱邪仲景當用寒劑以徹其熱而反用石脂乾薑辛熱固澇之藥使熱閉於內而不得泄豈非關門養盜耶此證因虛以見寒故用甘辛溫澇之劑以鎮固之耳

舒馳遠曰此二條桃花湯證蓋言以為少陰熱邪詡菴又謂下焦虛寒二說紛紛不一究竟

桃花湯皆不合也。若謂熱邪充斥下奔而便膿血者，宜用阿膠、芩、連等藥，其下焦虛寒而為滑脫者，又當用參、朮、桂附等劑，而桃花湯於二者之中，均無所用之。總緣仲景之書，恐叔和不能盡得其真，也能無憾乎。

黃坤載曰：二三日以至四五日，水寒土濕，愈久愈盛，脾陷肝鬱，二氣逼迫，是以腹痛。木鬱不能行水，故小便不利。木愈鬱而愈泄，水道不通，則穀道不斂，故下利不止。木鬱血陷，寒濕腐敗，風木摧剝，故便膿血。粳米補土而泄濕，乾薑溫中而驅寒，石脂斂腸而固脫也。

陳修園曰：少陰病君火之熱化太過，自二日陽明主氣之期，得燥氣之助而更甚。過少陽之三日，陽經已遍，至四日太陰，以及五日正為少陰主氣之期，熱氣欲奔注而下利，其未利之前，必先腹痛。下利則水液全歸於大腸，其未利之前，必先小便不利。旋而下利不止，其便非清穀而為膿血者，以桃花湯主之。

唐容川曰：熱化太過，奔注下利，此說非也。厥陰篇泄利後重，方是熱太過，奔迫下注也。此篇一則曰下利，再則曰下利不止，無後重之文，知是虛利，非實證也。故用米以養中，薑以溫中，石脂以填塞中宮，觀赤石禹餘糧之填塞止利，便知此方亦是填塞止利矣。利止則膿血隨之以止，蓋膿血原是熱所化，今因脾虛寒，用從治法，引少陰之熱，使就歸於中土，則火來生土而不往于經脈，斯膿血亦因以止也。然從治誘敵之法，止可暫用，不可久用，恐久仍化熱而又動膿血矣。故戒曰：一服愈，餘勿服，以免過劑反增變也。下節又言下利便膿血者可利。

隱見下利當溫而溫藥又恐不能去血脈中之熱宜分頭施治內用溫藥以止其利而其外則可用鍼刺以瀉血脈中之熱則瀉經脈而不動臟寒溫臟寒而不犯經脈為至妙也蓋此證是脾土有寒心經有熱熱化膿血寒為利不止桃花湯正治利不止反治便膿血再加刺法則是桃花湯專止利刺法專治膿血此等虛中實證急難下手故仲景亦慎之又慎用脂米極多而用薑極少恐其多則動血也脂米補而質柔則不犯血脈以免動血此等難措手處非閱歷不知

章虛谷曰邪熱傷少陰下焦氣化不宣二便失度腸胃血液下溜此少陰熱而太陰寒故腹痛也脾弱不能攝血致血液挾邪熱而下利不止不從少陰主治以赤石脂質重下達而滯者堵塞大腸乾姜粳米溫養脾胃使脾胃輸化則三焦氣順二便自調偏寒偏熱之病調之以復陽和如春氣融而桃花豔故以之名湯

桃花湯方見

周禹載曰少陰傳經熱邪也陰經循行於裏故腹痛下利仲景反用大溫如赤石脂乾姜治之何意豈但療腹痛下利止血有同功耶蓋下利至於不止熱勢已大衰而虛寒溢起矣故非固脫如赤石脂不能愈也且石性最沉味澀易滯不以辛散之味佐之不能取效加粳米者脾與胃先得其養不特中和已也然則半全半末者意仲景為便膿血非細故欲全力土脆特用石脂勸許但全用則氣味不出純末則又難於下咽殆亦斟酌其當而為之者歟

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可刺。

成無己曰。下焦血氣留聚腐化。則為膿血。刺之以利下焦。宣通血氣。

張隱菴曰。此承上文兩節言病在經脈而為下利便膿血者。可刺。以明便膿血之在經脈也。張路玉曰。先下利日久。而後便膿血。則用桃花湯。若不先下利。而下利便膿血。則可刺經穴。若刺經穴不愈。則當從事白頭翁湯。設更咽乾心煩不得眠。則又須黃連阿膠湯為合也。林瀾曰。刺者。瀉其經氣而宣通之也。下利便膿血。既主桃花湯矣。此復云可刺者。如痞證利不止。復利其小便。與五苓散以救石脂禹餘糧之窮。故此一刺。亦以輔桃花湯之所不逮也。周禹載曰。三條俱便膿血。而此用刺法者何。夫刺所以通經氣也。桃花湯所以固脫也。乃一法通因溼用。一法通因通用者。因病情有虛實之分。亦治病有新久之別。歟。不可不加審也。柯韻伯曰。便膿血。亦是熱入血室所致。刺期門以瀉之。病在少陰。而刺厥陰。實則瀉其子也。金鑑曰。可刺。仲景未言可刺何穴。常器之云。可制足少陰幽門交信。郭雍曰。可灸。考幽門二穴。在鳩尾下一寸。巨闕兩傍各五分。陷中。治瀉利膿血。刺五分。灸五壯。交信二穴。在內踝上二寸。少陰前。太陰後。廉筋骨間。治瀉利赤白。刺四分。留五呼。灸三壯。二說皆是。

少陰病。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

成無己曰。吐利。手足厥冷。則陰寒氣甚。煩躁欲死者。陽氣內爭。與吳茱萸湯助陽散寒。

方中行曰。吐則耗陽。利則損陰。厥冷者。陰損而逆也。煩躁者。陽耗而亂也。茱萸辛溫散寒。暖

胃而止嘔。人參甘溫益陽固本而補中。大棗助胃益脾生薑嘔家聖藥四物者為少陰扶陽之所須也。

程知曰吐利陰邪在裏上干脾胃也厥冷陽不溫於四肢也煩而躁則陰盛之極至於陽氣暴露擾亂不寤也證至此幾瀕危矣非茱萸之辛溫無以降陰氣之上逆非人參薑棗之甘溫無以培中土而制腎邪也躁煩與煩躁亦有別躁者陰躁煩者陽煩躁煩者言自躁而煩是陰邪已外道也煩躁者言自煩而躁是陽氣猶內爭也其輕重淺深之別學者宜詳審之張隱菴曰此下五節論少陰神機逆於經脈而為病者首節言不能會合於中土二節言不能通貫於三焦三節言不能自內至外四節言不能自下而上五節言或從經脈而出或從中土而出所以總結上文之意也少陰病吐利者神機不能交會於中土故上吐而下利土氣內虛不能充達於四肢故手足逆冷煩躁欲死者少陰神機挾寒邪而逆於經脈心脈不能下交於腎則煩腎脈不能上通於心則躁上下經脈之氣不交故煩躁欲死吳茱萸湯主之吳茱萸具木火之性能溫中土而使神機內轉薑棗參棗辛甘之味能補精汁而使經脈流通神機轉而吐利除經脈通而煩躁寤矣

程郊倩曰溫法原為陰寒而設顧真寒類多假熱凡陰盛格陽陰證似陽等皆少陰中蠱惑人耳目處須從假處勘出真因方不為之牽制如吐利而見厥冷是胃陽衰而腎陰併入也誰不知為寒者顧反見煩躁欲死之證以誑之不知陽被陰拒而置身無地故有此象吳茱

黃湯挾木力以益火勢則土得溫而水寒却矣。

柯韻伯曰少陰病吐利煩躁四逆者死四逆者四肢厥冷兼臂脛而言此云手足是指指掌而言四肢之陽猶在岐伯曰四末陰陽之會氣之大畧也四街者氣之經絡也絡絕則經通四末解則氣從合故用吳茱萸湯以溫之吐利止而煩躁除陰邪入於合者更得從陽而出乎井矣。

尤在涇曰此寒中少陰而復上攻陽明之證吐利厥冷煩躁欲死者陰邪盛極而陽氣不勝也故以吳茱萸湯溫裏散寒為主而既吐且利中氣必傷故以人參大棗益虛安中為輔也然前條云少陰病吐利煩躁四逆者死此復以吳茱萸湯主之者彼為陰極而陽欲絕此為陰盛而陽來爭也病證則同而辨之於爭與絕之間蓋亦微矣或云先厥冷而後煩躁者陽欲復而來爭也先煩躁而四逆者陽不勝而欲絕也亦通郭曰雲云四逆而煩躁者不問其餘證先宜服吳茱萸湯四逆而不煩躁者先宜服四逆湯四逆下利脈不出者先宜服通脈四逆湯此三者治少陰之大法也。

金鑑曰名曰少陰病主厥陰藥者以少陰厥陰名合病證同情異而治別也少陰有吐利厥陰亦有吐利少陰有厥逆厥陰亦有厥逆少陰有煩躁厥陰亦有煩躁此合病而證同者也少陰之厥有微甚厥陰之厥有寒熱少陰之煩躁則多躁厥陰之煩躁則多煩蓋少陰之病多陰盛格陽故主以四逆之薑附逐陰以回陽也厥陰之病多陰盛鬱陽故主以吳茱萸之

辛烈迅散以通陽也。此情異而治別者也。今吐而不吐，手足厥冷，故以少陰病名之也。蓋厥冷不過肘膝，多煩而躁，欲死，故屬厥陰病，主治也。所以不用四逆湯，而用吳茱萸湯也。

舒馳遠曰：吐利厥冷，純陰無陽，加之煩躁，恐其陽欲亡而陰將竭，利未止，陰尚在，也可用吳萸以下其逆。人參薑棗溫補脾胃，重用附子以急回其陽，則了無餘義，不然恐延至陰盡，不可為矣。

可為矣。

章虛谷曰：五行生尅之理，火生土，水生木，木尅土，土尅水，尅者制也。少陰為寒水之臟，而元

陽實根於中寒邪傷之，陽衰陰盛，水助木邪來犯中土，吐利交作，四肢稟氣於脾胃，脾胃陽

亡，故手足厥冷。木邪肆橫，則煩躁欲死，故以吳茱萸速平肝邪。人參薑棗以固中土，方為合法。

羅天益曰：仲景之法，於少陰則重固元陽，於厥陰則重固生氣，厥陰肝木雖為兩陰交盡，而

一陽之真氣實起其中。此之生氣一虛，則三陰濁氣直逼中土，不惟本經諸證悉具，將陽明

之健運失職，以致少陰之真陽浮露，而吐利厥逆煩躁欲嘔種種叢生矣。吳茱萸得東方震

氣辛苦大熱，能達木鬱，直入厥陰，降其陰盛之濁氣，用以為君。人參秉中和正氣，甘溫大補，

能接天真，挽回性命，升其垂絕之生氣，用以為臣。佐薑棗和胃而行，四末斯則震坤合德，木

土不害。一陽之妙用成，而三陰之間無非生生之氣矣。諸證有不退者乎？按少陰之藏皆本陽明水穀以資生

而復交會於中土者也。若陰陽之氣不歸中土，則上吐而下利，水火之氣不歸中土，則下躁而上煩。中土之氣內竭，則四肢逆冷，而過射膝法在不治。仲景取吳茱萸大辛大溫之威烈，佐

人參之中和以安中氣，薑棗之和胃以行四末，專求陽明是得絕處逢生之妙。

柯韻伯曰五藏更相生不生即死少陰之生氣注於肝陰盛水寒則肝氣不舒而木鬱故煩躁肝血不榮於四末故厥冷木欲出地而不得出則中土不寧故吐利耳病本在腎而病機在肝不得相生之機故欲死勢必溫補少陰之少火以開厥陰之出路生死關頭非用氣味之雄猛者不足以當絕處逢生之任也吳茱萸辛苦大熱稟東方之氣色入通於肝肝溫則木得遂其生矣苦以溫腎則水不寒辛以散邪則土不擾佐人參固元氣而安神明助薑棗調營衛以補四末此撥亂反正之劑與麻黃附子之拔幟先登附子真武之固守社稷者鼎足而立也

陳蔚曰少陰之藏皆本陽明之水穀資生而復交會於中土若上吐下利則中土大虛中土虛則氣不行於四末故手足逆冷中土虛不能導于少陰之氣而下交則為煩不能引足少陰之氣而上交則為躁甚則煩躁欲死方用吳茱萸之大辛大溫以救欲絕之陽佐人參之沖和以安中氣薑棗和胃以行四末師於不治之證不忍坐視專求陽明是得絕處逢生之妙所以與通脈四逆湯白通加豬膽汁湯三方鼎峙也

少陰病下利咽痛胸滿心煩者豬膚湯主之

成無己曰少陰之脈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其支別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邪自陽經傳於少陰陰虛客熱下利咽痛胸滿心煩也與豬膚湯調陰散熱

喻嘉言曰下利咽痛胸滿心煩此少陰熱邪充斥上下中間無所不到寒下之藥不可用矣

致立猪膚湯一法也。蓋陽微者用附子，溫經陰竭者用猪膚，潤燥溫經，潤燥中，同具散邪之義也。

張隱菴曰：夫少陰神機內合三焦，少陰病下利，則下焦生氣不升，咽痛則上焦火氣不降，胸滿則中焦樞轉不利，心煩者，神機內逆於經脈也。神機內逆，不能合三焦而遊行旋轉，故以猪膚湯主之。猪乃水畜，能助水精而上滋其火，熱膚遍週身，能從皮膚而內通於腠理。蜂採四時之花以釀蜜，粉為中土之穀而四散熬香者，稼穡作甘，其臭香，溫分六服者，溫暖經脈而分布上下四旁，土氣充盛，三焦之氣外行肌腠而內通經脈矣。

程郊倩曰：下利雖是陰邪，咽痛實為急候，况兼胸滿心煩，誰不曰急則治標哉？然究其由來，實是陰中陽之液從下溜而不能上蒸，故有此。只宜猪膚湯潤以滋其土，而苦寒在所禁也。周禹載曰：仲景於少陰下利心煩，主用猪苓湯於咽痛者，用甘草桔梗湯，一以導熱滋陰，一以散火開邪，上下分治之法，亦云盡矣。今於下利咽痛胸滿心煩，四證兼見，則另立猪膚湯一法者，其義安在？彼腎司開闔，熱耗陰液，則胃土受傷而中滿，不為利，減龍火上結，則君火亦熾而心主為之不寧，故以諸物之潤，莫猪膚若。况猪屬亥水畜也，且性趨下，氣味甘寒，復加白蜜全不以既利復潤稍稍介意者，止以下利正因燥劫也。燥潤津回，則利自止而火亦得下矣。加白粉者，以固中也。此等立法識見力量，不可端倪，非聖人其孰能之。

柯韻伯曰：少陰下利，下焦虛矣，少陰脈循喉嚨，其支者出絡心注胸中，咽痛胸滿心煩者，腎

火不藏循經而上走於陽分也。陽併於上，陰併於下，火不下交於腎，水不上承於心，此未濟之象。猪為水畜，而津液在膚，君其膚以除上浮之虛火，佐白蜜白粉之甘瀉，心潤肺而和脾，滋化源培母氣，水升火降，上熱自除而下利止矣。

唐容川曰：少陰所以咽痛者，少陰經脈夾咽，邪迫結於咽則痛，義本易知，而張註必執定少陰之樞旋轉為解，則義反多隔。此凡四節言咽痛止是少陰經脈夾咽之痛也。又此下利是鬱熱下注之利，如四逆散之下利是柯註解為水在下而火不能下濟，亦非也。蓋火不下濟是虛寒下利，仲景必曰四逆冷，或曰下利清穀，或曰自利不止，若此節止有下利二字，則非虛寒下利之類，且合胸滿心煩論之，則知胸滿非虛心煩非寒，乃鬱熱下注，如四逆散之下利，同是熱證矣。水陰隨熱下注不能上升，故心煩咽痛，如近今所傳白喉證，是白喉書言其咽白爛不可發汗，亦不可下，當一意清潤，其書甚效而不知仲景猪膚湯實開其先也。白粉熬香，和中止利，其白蜜猪膚則清潤之極品。觀今湖南白喉證書，而此節之義明矣。本仲景此意推廣之，則白喉揭表一書誠為猪膚湯之功臣。

黃坤載曰：寒水侮土，肝脾鬱陷而為下利，膽胃俱逆，相火炎升，故咽喉痛腫，胸滿心煩，猪膚白蜜清金而止痛，潤燥而除煩，白粉收泄利而澇滑脫也。

章虛谷曰：少陰之脈入肺循咽，其支者走胸中絡心，邪熱不得外發，既下走而利，又上攻而咽痛心煩也。然邪在少陰經脈中，汗吐下皆不能施，若以涼藥清之，則遏其熱不得出而腎

為水臟邪熱甚則腎水枯况又下利亡陰乎仲景巧思以猪為腎臟之畜而膚微涼用以滋腎水而清熱米粉與蜜甘緩和中蓋經言脾常著胃土之精也法天地而生萬物故上下至頭足是言脾胃之氣上頭下足無處不到本由內而出外者蜜者花英所釀得天地生發之氣與米粉調劑故可使邪熱隨脾胃之氣外達則下利上痛自止蜜本滑腸而下利反用之其理法豈不淵妙哉或者解作潤燥之劑若是燥邪大便當乾結何有下利乎是止知蜜為潤燥而不審其病情則不知仲景用法之精妙矣或曰熱邪既已上灼而咽痛是火性炎上之理何以又有下利耶余曰腎脈上貫肺循咽喉肺之表大腸也凡人身之氣上行極而下下行極而上合乎天地升降之氣也邪熱隨氣上行極而下即由肺之表而傳大腸故又下利也如雲氣之上升必四散而後化雨下降故邪之從裏而升者必由表而降也若寒傷少陰而利者是下焦陽氣不固而無咽痛必有畏寒厥逆等證或有咽痛亦因寒邪外閉之故則大不同不可不辨且咽痛亦必有虛實迥殊其喉不甚紅腫而帝中下垂者腎經虛火用猪膚湯等法倘已誤服涼瀉而虛甚者須桂附八味引火歸元若喉赤腫其帝中反曲而縮者風火閉於肺胃用麻葛大發其汗佐苦寒瀉火或腫甚氣塞欲死者用刀刺出其惡血但可刺喉旁不可傷帝中傷帝中即死也

按學者由此義而擴充之則治喉思過半矣

猪膚湯方 猪膚一斤

右一味以水一斗煮取五升去滓加白蜜一升白粉五合熬香和令相得温分六服

成無己曰猪水畜也其氣先入腎少陰客熱是以猪膚解之加白蜜以潤燥除煩白粉以益氣斷利。

方中行曰猪膚本草不載義不可考說者不一用者不同然既曰膚則當以煇猪時所起皮外毛根之薄膚為是但猪屬亥宜入少陰膚乃外薄宜能解外其性則涼固能退熱邪散而熱退煩滿可除也白蜜潤燥以利咽咽利而不燥痛可愈也白粉培土以勝水土王水制利可止也猪膚湯義意者其在於茲乎。

金鑑曰猪膚者乃革外之膚皮也其體輕其味鹹輕則能散鹹則入腎故治少陰咽痛是於解熱中寓散之意也。

周禹載曰猪水獸也取其膚作湯明是潤燥之意佐以粉蜜培土和金除燥則咽痛自愈土培則下利可止也。

少陰病二三日咽痛者可與甘草湯不差者與桔梗湯。

成無己曰陽邪傳於少陰邪熱為咽痛服甘草湯則差若寒熱相持為咽痛者服甘草湯若不差與桔梗湯以和少陰之氣。

方中行曰咽痛邪熱客於少陰之咽喉也甘草甘平而和陰陽故能主除客熱桔梗苦甘而任舟楫故能主治咽傷所以微則與甘草甚則與桔梗也。

張隱菴曰此言少陰神機不能從內而達外也夫少陰之氣外合太陽三日在外三日在內。

今少陰得病二三日而咽痛者少陰神機逆於經脈循經扶咽故痛也此二三日有經脈之裏證故可與甘草湯甘草生用主調經脈而清火熱不差者言甘草但主和不能達外故與桔梗湯方中更加桔梗開達肺氣使少陰之氣外出皮毛則神機外轉而咽痛可愈以明少陰之氣當隨經脈而外出也

柯韻伯曰但咽痛而無下利胸滿心煩等證但甘以緩之足矣不差者配以桔梗辛以散之其熱微故用此輕劑耳

黃坤載曰二三日初覺咽痛者可與甘草湯以少陰水旺君相皆騰二火逆衝是以咽痛甘草泄熱而緩急迫也不差者與桔梗湯甘草泄熱而緩急迫桔梗降逆而開結滯也

唐容川曰此咽痛當非紅腫論與上節猪膚湯不同猪膚是白爛故宜清潤以生肌此是紅腫故宜瀉火以開利火生土而火氣退卸故用甘草引火生土而為瀉火之正法後人用苓

連大黃則力更重然只是仲景甘草湯之意主於瀉火而已也仲景不用三黃者以此是主方言外原可加減且苓連大黃等遠降而下恐割而不留反不能瀉上焦之火使之漸退故

以甘草緩緩引之使瀉火而生土則火氣退矣近有礪砂能化痰清火為治喉要藥其味頗甘今皆知其治咽痛而不知即仲景甘草湯意也服之不差恐咽壅塞未易去故加桔梗開

利之後人用刀鍼放血即是開利之意仲景示人以法雖方藥似有未備而治法則已明矣

甘草湯方

甘草生二兩

右一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溫服七合。日二服。

張隱菴曰。本論湯方甘草俱炙。炙則助脾土而守中。惟此生用。生則和經脈而流通。學者不

可以其道而忽之也。按甘草生用瀉火。

周禹載曰。少陰之脈循喉嚨。邪熱客之。能無痛乎。正挾少陰之火上升也。主甘草者。甘能除

火熱也。

桔梗湯方

桔梗一兩氣味辛微溫 甘草二兩生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溫再服。

成無己曰。桔梗辛溫以散寒。甘草甘平以除熱。甘桔相合以調寒熱。

林北海曰。甘草湯主少陰客熱咽痛。故用緩。桔梗湯主少陰寒熱相搏咽痛。故用開。且經謂

此屬少陰。法當咽痛而復吐利。故咽痛每與下利相兼。今因陰邪上乘之時。即以桔梗開之。

不令其下乘。甘草輔之。更不使其上僭。并可以實脾土。豈非治未病之法乎。

周禹載曰。設服前湯而不除。非藥之不勝病也。正以少陰之火挾邪上攻。則并其母亦病。故

加桔梗開之。而自無不愈矣。

李纘文曰。有人云。桔梗今滅種。藥店偽沖者用多不效。余以白芷連翹殼代之。治咽頗效。

少陰病。咽中傷生瘡。不能語言。聲不出者。苦酒湯主之。

成無己曰。熱傷於絡。則經絡乾燥。使咽中傷生瘡。不能言語。聲不出者。與苦酒湯以解絡熱。

愈咽瘡

方中行曰咽傷而生瘡則比痛為差痛可知也不能語言者少陰之脈入肺絡心心通竅於舌心熱則舌不掉也聲不出者肺主聲而屬金金清則鳴熱則昏而塞也半夏主咽而開痰結苦酒消腫而斂咽傷雞子甘寒而除伏熱

張隱菴曰此言少陰神機不能自下而達上也少陰病咽中傷則甚於咽中痛矣痛極咽傷火熱久炎故生瘡不能語言者少陰之生陽不升聲不出者肺管之會厭不發故以苦酒湯主之苦酒醢也具春生之木味主達生陽之氣以上升半夏生當夏半能啟一陰之氣雞屬酉金卵白象天主助肺天之氣乃金類環者還也取金聲之還轉也火上三沸者金遇火而三伏則金氣盛矣苦酒湯方主引水氣上升而上清其火熱水氣上濟於肺則能言而聲出上交於心則咽清而火降以明少陰之氣當從下而達上也

尤在涇曰少陰熱氣隨經上冲咽傷生瘡不能語言音聲不出東垣所謂少陰邪入於裏上接於心與火俱化而尅金也故與半夏之辛以散結熱止咽痛雞子白甘寒入肺清熱氣通聲音苦酒苦酸消瘡腫散邪毒也

唐容川曰此生瘡即今之喉癰喉蛾腫塞不得出聲今有用刀鍼破之者有用巴豆燒焦烙之者皆是攻破之使不壅塞也仲景用生半夏正是破之也余親見治重舌數生半夏立即消破即知咽喉腫閉亦能消而破之矣凡半夏為降痰要藥凡喉腫則痰塞此仲景用半夏

之妙。正是破之。又能去痰。與後世刀鍼巴豆等法。較見精密。况兼雞子之潤。苦酒之泄。真妙法也。今人喉科。大半是此湯餘意。

苦酒湯方

半夏洗破如棗核

雞子一枚去黃內上苦酒著雞子殼中

右二味內半夏著苦酒中。以雞子殼置刀鏤中。安火上令三沸。去滓。少少含嚥之。不差更作劑。成無已曰。辛以散之。半夏之辛以發音。聲甘以緩之。雞子之甘以緩咽痛。酸以收之。苦酒之酸以斂咽瘡。

張隱菴曰。人之聲音。藉陰中之生氣而出。半夏生當夏。半感一陰之氣而生。故能開發聲音。破十四枚者。七為奇數。耦七而成十四。是偶中之奇。取陰中之生陽也。雞卵屬金而白象天。肺主天主金。助肺以滋水之上源也。刀為金器。環者還也。取金聲環轉之義也。苦酒醋也。書曰。曲直作酸。經曰。少陽屬腎。一以達少陽初生之氣。一金遇木擊而鳴矣。火上三沸者。金遇火而三伏。三伏已過。金氣復矣。樞轉利水氣升。金氣清。則咽痛愈。而聲音出矣。

李東垣曰。大抵少陰多咽傷咽痛之證。古方用醋煮雞子。主咽喉失音。取其酸收固所宜也。半夏辛燥。何為用之。蓋少陰多寒證。取其辛能發散。一發一斂。遂有理咽之功也。

程知曰。按卵白象天。卵黃象地。前黃連阿膠湯用雞子黃。義取入腎滋陰。此苦酒湯用雞子白。義取入肺潤瘡也。

周禹載曰。陰火團聚。至於生瘡。不能語言。不能出聲。則痰結極矣。陰熱甚矣。痰結稠粘而燥。

結特熾故稠粘者既與膩隔不宜而燥結者復與滋潤有益仍用半夏滌飲以雞子清潤燥

更藉苦酒消瘡合三善而陰熱可去陰熱去而陽邪亦解陽邪解而真陰得救矣按近世喉科一派滋

陰所以善全者鮮

王晉三曰苦酒湯治少陰水虧不能上濟君火而咽生瘡聲不出者瘡者疳也半夏辛滑佐

以雞子清甘潤有利竅通聲之功無燥津涸液之慮然半夏之功能全賴苦酒攝入陰分劫

涎斂瘡即陰火沸騰亦可因苦酒而降矣故以名其湯

陳蔚曰一雞子殼之小安能納半夏十四枚之多近刻以訛傳訛即張隱菴張令韶柯韻伯

之明亦仍之甚矣耳食之為害也余考原本半夏洗破十四枚謂取半夏一枚洗去其涎而

破為十四枚也舊本破字模糊翻刻落此一字以致貽誤至今特正之

少陰病咽中痛半夏散及湯主之

成無己曰甘草湯主少陰客熱咽痛桔梗湯主少陰寒熱相搏咽痛半夏散及湯主少陰客

寒咽痛也

程郊倩曰咽中痛較咽痛為甚矣甚則似可涼治不知熱微口屬經宛熱甚及有寒羈不但

苦寒不可有并辛熱不可無矣半夏散及湯散寒滌飲之不暇敢記本乎

周禹載曰陰精大虧未有不陰火上乘者况益以外來熱邪循次入經銷燥腎水耶少陰之

脈循喉嚨正其徵也夫陰火上逆勢必挾痰攻咽邪雖內薄病已上結故用半夏為君不復

以性燥介意兼與桂枝散邪甘草緩急使在下之火不復上升上聚之飲頃刻消散豈不一了百當耶

柯韻伯曰此必有惡寒欲嘔證故加桂枝以散寒半夏以除嘔若夾相火則辛溫非所宜矣金鑑曰少陰病咽痛者謂或左或右一處痛也咽中痛者謂咽中皆痛也較之咽痛而有甚焉甚則涎纏於咽中故主以半夏散去風邪以逐涎也

章虛谷曰少陰之脈其直者上循咽喉外邪入裏陽不得伸鬱而化火上灼咽痛仍用辛溫開達使邪外解則內火散故以半夏入胃通陰陽之氣甘草和中桂枝通營以解表邪此推本而治也若見咽痛而投寒涼則反閉其邪必致更重如溫病咽痛脈證不同治法亦異此邪之來源所當辨也

唐容川曰此言外感風寒客於會厭干少陰經而咽痛此證余見多矣喉間兼發紅色並有痰涎聲音嘶破咽喉頰痛四川此病多有皆知用人參敗毒散即愈蓋即仲景半夏散及湯之意也

半夏散及湯方

半夏洗

桂枝

甘草各等分

已上三味各別搗篩已合治之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若不能散服者以水一升煎七沸內

散兩方寸匕更煎三沸下火令小冷少少嚥之按金鑑曰半夏有毒似不當散服李續文曰吳市及製宋製京製青藍製者半夏均連渣吃

有痰飲者偶瀟消痰尚可若無痰或製不透必吐血

百大

合生易寒論

十一

上海千頃堂書局

成無己曰內經曰寒淫所勝平以辛熱佐以甘苦半夏桂枝之辛以散經寒甘草之甘以緩正氣

方中行曰此以風邪熱甚痰上壅而痺痛者言也故主之以桂枝祛風也佐之以半夏消痰也

按此方近世罕用

柯韻伯曰少陰之脈循喉嚨挾舌本故有咽痛證若因於他證而咽痛者不必治其咽如脈陰陽俱盛反汗出而吐利者此亡陽也只回其陽則吐利止而咽痛自除如下利而胸滿心煩者是下焦虛而上焦熱也升水降火上下和調而痛自止若無他證而但咽痛者又有寒熱之別見於二三日是陰火上冲可與甘草湯甘草瀉心湯以緩其熱不瘥者配以桔梗兼辛以散之所謂奇之不去而偶之也二方為正治之輕劑以少陰為陰中之陰脈微細而但欲寐不得用苦寒之劑也若其陰證似陽惡寒而欲吐者非甘桔所能療當用半夏之辛溫散其上逆之邪桂枝之甘溫散其陰寒之氣緩以甘草之甘平和以白飲之穀味或為散或為湯隨病之意也

王晉三曰少陰之邪逆於經脈不得由樞而出用半夏入陰散鬱熱桂枝甘草達肌表則少陰之邪由經脈而出肌表悉從太陽開發半夏治咽痛可無劫液之虞

尤在涇曰少陰咽痛甘不能緩者必以辛散之寒不能除者必以溫發之蓋少陰客邪鬱聚咽噎之間既不得出復不得入設以寒治則聚益甚投以辛溫則鬱反通內經微者逆之甚

者從之之意也。半夏散及湯、甘辛合用而辛勝於甘，其氣又溫，不特能解客寒之氣，亦能劫散咽喉怫鬱之熱也。

黃坤載曰：濁陰上逆，衝擊咽喉，因而作痛。夏桂降其衝氣，甘草緩其迫急也。

陳蔚曰：少陰主樞，熱氣不能從樞而出，逆於經脈而咽痛，為甘草湯證。寒氣不能從樞而出，逆於經脈而咽中痛，為半夏散及湯證。半夏運樞，桂枝解肌，甘草緩痛，和以白飲者，即桂枝湯啜粥之義。從中以達外，俾內外之經脈通，而少陰之樞機出入矣。如咽痛不能服散者，以湯少少嚥之，取其輕捷，即湯亦同於散矣。

按唐容川曰：陳註亦知此方散寒而已，必括樞字，重復言曰：從樞不從樞，樞在何處，何物是樞，不知少陰經氣之實而徒執定古人警語，認作實事，反添多少渣滓。

少陰病，下利，白通湯主之。

成無己曰：少陰主水，少陰客寒，不能制水，故自利也。白通湯溫裏散寒。

方中行曰：少陰病而加下利者，不獨在經而亦在藏，寒甚而陰勝也。治之以乾薑附子者，急勝其陰，則寒自散也。用葱白而曰白通者，通其陽則陰自消也。

程知曰：此言下利宜通其陽也。少陰病，謂有脈微細欲寐證也。少陰下利，陰盛之極，恐致格陽，故用薑附以消陰，葱白以升陽。通云者，一以溫之而令陽氣得入，一以發之而令陰氣易散也。

汪琥曰：腎虛無火，不能主水，故下利用白通湯者，溫利以散寒也。

金鑑曰少陰病但欲寐脈微細已屬陽為陰困矣更加以下利恐陰降極陽下脫也故君以葱白大通其陽而上升佐以薑附急勝其陰而緩降則未脫之陽可復矣

白通湯方

葱白四莖

乾薑兩

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溫再服

成無己曰內經曰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葱白之辛以通陽氣薑附之辛以散陰寒

周禹載曰少陰下利純陰之象也純陰則必取純陽之味以散邪而回陽然有時陽不得回者正以陰氣室寒未有以通之也故陰陽和而為泰陰陽格而為否真陽既虛陰邪復深姜附之性雖能益陽而不能使陽氣必入於陰中陽何由復陰何能去故惟葱白味辛可通於陰使陰得達於陽而利可除矣

王晉三曰白通者薑附性燥腎之所苦須藉葱白之潤以通於腎故名若夫金匱云面赤者加葱白則是葱白通上焦之陽下交於腎附子啟下焦之陽上承於心乾薑溫中土之陽以通上下上下交水火濟利自止矣

汪琥曰此方與四逆湯相類獨去甘草蓋驅寒欲其速辛烈之性取其驟發直達下焦故不欲甘以緩之也而猶重在葱白少陰之陰天之寒氣亦為陰兩陰相合而偏於下利則與陽氣隔絕不通薑附之力雖能益陽不能使真陽之氣必入於陰中惟葱白味辛能通陽氣令陰得陽而利庶可愈矣蓋大早大熱之藥不過藉以益人陽氣非有以通之令真陽和會而

何以有濟也耶。

少陰病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煩者。白通加豬膽汁湯主之。服湯脈暴出者死。微續者生。

成無己曰。少陰病下利。脈微為寒。極陰勝與白通湯復散寒。服湯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煩者。寒氣太甚。內為格拒。陽氣逆亂也。與白通湯加豬膽汁湯以和之。內經曰。逆而從之。從而逆之。又曰。逆者正治。從者反治。此之謂也。服湯脈暴出者。正氣因發。世而脫也。故死。脈微續者。陽氣漸復也。故生。

程和曰。此言陰盛格陽。用膽汁通陰法也。以白通與之。宜乎陽可救。今乃利不止。反至厥逆無脈。則陰邪愈無忌矣。乾嘔而煩。則陽藥在膈而不入陰矣。此非藥不勝病。乃無鄉導之力也。如人尿豬膽之陰寒。則可引薑附之溫入格拒之寒而調其逆。此內經從治之法也。

張隱菴曰。上文言少陰下利與白通湯。此承上文而兼言脈微者。以脈始於腎。主於心生於中土。以明上文下利乃腎精不升。心火不降。土氣內虛之意。利不止。厥逆無脈者。言服湯不解。始為下利。繼則利不止。始為脈微。繼則厥逆無脈。更兼乾嘔心煩者。乃陰陽水火並竭。不相交濟。故以白通加豬膽汁湯。夫豬乃水畜。膽具精汁。可以滋少陰而濟其煩。嘔人尿乃入胃之飲水。精四布。五經並行。可以資中土而和其厥逆。中土相濟。則煩嘔自除。故曰無膽汁亦可服。湯脈暴出死。微續生者。以脈之生原從下而上。由陰而陽。暴出無根。故主死。微續有

本故主生

周禹載曰。微細少陰本脈也。今但言微則已。毫無鼓動之力。似有若無。較沉又進矣。何也。元氣虛極。則陰邪更甚也。設徒以陽藥挽回。雖欲通之。陰寒既深。而拒格彌甚。譬之小人黨盛。一二君子欲求振作。反不可得。故必以一二味至陰之藥。以為嚮導。使純陽之味得以依附。自中不為排闥直入。又何慮其不相入耶。乃聖人轉憂藥投之後。真陽之所存者無幾。遂因薑附之性。不自主持。脈即托出而已。離根斷非吉兆。又譬之冬盡春回。必日進於溫和而始益矣。

尤在涇曰。少陰病下利脈微者。寒邪直中。陽氣暴虛。既不能固其內。復不能通於脈。故宜薑附之辛而溫者。破陰固裏。葱白之辛而通者。入脈引陽也。若服湯已下利不止。而反厥逆無脈。乾嘔煩者。非藥之不中病也。陰寒太甚。上為格拒。王太僕所謂甚大寒熱。必能與違性者。爭雄異氣者。相格也。故即於白通湯中。加人尿之鹹寒。猪膽汁之苦寒。反其佐以同其氣。使不相格。而適相成。內經所謂寒熱溫涼。反從其病是也。脈暴出者。無根之陽發露不遺。故死脈微續者。被抑之陽來復有漸。故生。

舒馳遠曰。少陰病下利脈微者。宜主附子湯。回陽以消陰也。與白通湯利不止。厥逆無脈者。明明候在葱白大傷其陽也。法當重加人參白朮乾薑以救其候。乾嘔煩者。頂上文非為候。脈白通而來。謂少陰病下利脈微。加以乾嘔心煩。則為陰寒在下。陽煩在上。法宜薑附以驅

其陰然必加人尿猪胆汁以制胸中雜錯之陽庶薑附得以下行其用其脈微續者陽氣以漸而復也暴出者勢必有雀啄釜沸之象故主死也

章虛谷曰下利脈微與白通湯溫臟升陽而利不止反厥逆無脈者中氣已敗陰陽格拒反脈路不通又乾嘔而煩加猪胆汁童便反佐苦寒引陽藥入陰以交通陰陽之氣蓋胆汁屬少陽童便入少陰而少陽少陰皆為樞運其樞使表裏陰陽之氣旋轉以和而制方之妙有如此若脈暴出者陰陽雖和本元脫離也故死脈微續者生氣漸復故可生也

白通加猪胆汁湯方

葱白

乾薑

附子

猪胆汁

人尿

已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膽汁人尿和令相得分溫再服若無膽亦可用

成無己曰熱物冷服下咽之後冷體既消熱性便發由是病氣隨愈嘔噦皆除情且不違而致大益此和人尿猪胆汁鹹苦寒物於白通湯熱劑中要其氣相從則可以去格拒之寒也

按五常政大論曰治寒以熱涼而行之亦從治之法也

周禹載曰下利脈微較前為更重與白通湯而反煩嘔者究與陽氣不相承接也於是反以人尿膽汁之至陰者加於其間使陽藥隨入而後出是即經云熱因寒用逆者從之之義也然微續者生知脈之尚有根蒂也

王晉三曰白通湯陽藥也少陰下利寒氣太甚內有格拒陽氣逆亂當用監制之法人尿之

鹹勝膽汁之苦。猪膽之苦。勝薑附葱之辛。辛受制於鹹苦。則鹹苦為之向導。使能下入少陰。俾冷性消而熱性發。其功乃成。

章虛谷曰：陰陽之氣互相為根。故可互相為用。此方即內經反助之法也。以其下利脈微。先與白通湯。辛熱助陽以辟寒邪。而利不止。反厥逆無脈乾嘔而煩者。其本身陽微欲絕。寒邪格拒。辛熱之藥不能入。而反佐鹹苦陰寒為引導。然後熱藥得入。以回垂絕之陽。故又曰脈暴出者。死微續者生。以脈微續則陽氣漸回。脈暴出陽即外脫也。蓋寒熱之藥同煎。則氣味相和。化為溫平。此方熱藥煎好。然後和入寒藥。則各行其性。導引陽藥入陰。使陰陽交通。而無格拒之患。此陰陽互相為用。由其互相為根。故也可知仲景之法。皆本陰陽氣味裁制。權宜而配合者。義理精微。有難言喻。王晉三多舉內經制勝之理以解之。亦足以啟發後學也。

陳蔚曰：白通加猪膽汁湯。張令韶之註甚妙。令韶謂脈始於足少陰腎。主於手少陰心。生於足陽明胃。誠見道之言。少陰下利脈微者。腎臟之生陽不升也。與白通湯以啟下陷之陽。若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煩者。心無所主。胃無所生。腎無所始也。白通湯三面俱到。加膽汁入。尿調和。後入生氣。俱在為效。倍速苦鹹合為一家。入咽之頃。苦先入心。即隨鹹味而直交於腎。腎得心君之助。則生陽之氣升。又有附子在下。以啟之。乾薑從中。以接之。葱白自上。以通之。利止厥回。不煩不嘔。脈可微續。危證必以此大力也。若服此湯後。脈不微續而暴出燈光。

之回蹇吾亦無如之何也

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為有水氣其人或

欬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嘔者真武湯主之

按舒馳遠曰腹痛下利嘔咳等證皆少陰所有四肢

虎骨等藥以治之真武何益哉且條中二三日四五日何所關條既曰小便不利又曰或小便利既曰自下利又曰或下利前後糊塗其說何足為法

成無己曰少陰病二三日則邪氣猶淺至四五日邪氣已深腎主水腎病不能制水水飲停

為水氣腹痛者寒濕內甚也四肢沉重疼痛寒濕外甚也小便不利自下利者濕勝而水穀

不別也內經曰濕勝則濡泄與真武湯益陽氣散寒濕

方中行曰腹痛小便不利陰寒內甚濕勝而水不行也四肢沉重疼痛寒濕內滲又復外薄

也自下利者濕既甚而水不行則與穀不分清故曰此為有水氣也或為諸證大約水性泛

濫無所不之之故也真武者北方陰精之宿職專司水之神以之名湯義取主水然陰寒甚

而水泛濫由陽困弱而土不能制伏也是故木與茯苓燥土勝濕芍藥附子利氣助陽生薑

健脾以燥土則水有制而陰寒退藥與病宜理至必愈

喻嘉言曰太陽篇中厥逆筋惕肉瞤而亡陽用真武湯茲少陰之水濕上逆仍用真武以鎮

攝之可見太陽膀胱與少陰腎一藏一府同為寒水府邪為陽邪藉用麻桂為青龍藏邪為

陰邪藉用附子為真武

張隱菴曰此言真武湯治少陰水氣下利也夫少陰神機外合太陽三日在外二日在內在外

者神氣乃浮而外合於太陽。在內者天氣下降而內歸於太陰。少陰病二三日在外不已至四五日則內歸於陰。太陰主腹故腹痛。脾不轉輸故小便不利。土屬四旁而外邪未解故四肢沉重疼痛。土氣虛微故自下利。此為有水氣者。腎為水藏藉土氣之輸布令神機內陷土氣不升故以真武湯主之。白朮茯苓運脾土而制伏其水氣。芍藥資養心氣生薑宣通胃氣。附子壯大土以溫寒水以助神機。名曰真武者以真武乃北方元武七宿而為鎮水之神也。柯韻伯曰為有水氣是立真武湯本意。小便不利是病根腹痛下利四肢沉重疼痛皆水氣為患。因小便不利所致然小便不利實由坎中之無陽坎中火用不宣故腎家水體失職是下焦虛寒不能制水故也。法當壯元陽以消陰翳。遂留垢以清水。因立此湯末句語意直接有水氣來後三項是直武加減證。不是主證。若雖有水氣而不屬少陰不得以真武主之也。黃坤載曰二三日不已以至四五日寒水泛濫土濕木鬱風木賊土是以腹痛土濕而木不能泄故小便不利。濕流關節淫注四肢故沉重疼痛寒水侮土故自下利。凡此諸證為土病不能制水有水氣停痰故也。其人或肺氣衝逆而為欬或木能疎泄而小便利或土濕木鬱而小便不利或胃氣上逆而作嘔者皆緣水氣之阻格。苓朮泄水而燥土生薑止嘔而降濁。附子溫癸水之寒芍藥清乙木之風也。

唐容川曰水氣二字註家每混為一不知非也。蓋但是寒水滯留只是小便不利四肢沉重自下利而已不能腹痛與四肢疼痛也。蓋其有氣欲行遇水阻拒乃為痛也。凡氣者皆生於

腎布於肺。而其鬱又賴肝木舒散之性以達之也。必肝木不舒散。乃鬱遏為痛。血阻水滯。皆為痛矣。故凡理氣之藥。枳椇木香。皆秉木氣。芍藥平肝木止痛。亦是泄木氣之過鬱也。此有水復有氣。故薑附苓朮以治水。而必加芍藥以泄其氣也。若下利者。氣既下泄。不當復泄。故去芍藥。可知水與氣之分矣。按水氣二字可分可合。

真武湯方

見太陽

成無己曰。真武北方水神也。而屬腎。用以治水。高水氣在下心下。外帶表而屬陽。必應發散。故治以真武湯。青龍湯主太陽病。真武湯主少陰病。少陰腎水也。此湯可以之和之。真武之名得矣。茯苓味甘平。白朮味甘溫。脾惡濕。腹有水氣。則脾不治。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滲水緩脾。必以甘為主。故以茯苓為君。白朮為臣。芍藥味酸微寒。生薑味辛溫。內經曰。濕淫所勝。佐以酸。辛除濕止氣。是用芍藥生薑酸辛為佐也。附子味辛熱。內經曰。寒淫所勝。平以辛熱。溫經散濕。是以附子為使也。程知曰。白通通脈。真武皆為少陰下利而設。白通四證。附子皆生用。惟真武一證。熟用者。蓋附子生用。則溫經散寒。泡熟則溫中去飲。白通諸湯。以通陽為重。真武湯以益陽為先。故用藥有輕重之殊。乾薑能佐生附以溫經。生薑能資熟附以散飲也。

張路玉曰。按真武湯方。本治少陰病。水飲內結。所以首推朮附。兼茯苓生薑之運脾滲水為務。此人所易明也。至用芍藥之微旨。非仲景不能蓋。此證雖曰少陰本病。而實緣水以內蓄。所以腹痛四肢疼重。而小便反不利也。若極虛極寒。則小便必清白無禁矣。安有反不利之

理哉。此證不但真陽不足。真陰亦必素虧。或陰中伏有陽邪所致。若不用芍藥固護其陰。豈能勝附子之雄烈乎。

周禹載曰。真武者。司水之神也。仲景以是名湯。非欲攝水歸源乎。自宜以茯苓為君矣。然水陰也。陰勝未有不由陽衰。附子補陽之聖藥也。於是。以土尅之。不得不用白朮。腹中痛。不得不用芍藥。更欲使邪氣四散。而神明獨通。又不得不用生薑。藥止五味。能令海不揚波。而蛟龍聽命。非北方有坐鎮之靈。何以能之。

柯韻伯曰。真武。北方水神也。坎為水。而一陽居其中。柔中之剛。故名真武。是陽根於陰。靜為動本之義。蓋水體本靜。動而不息者。火之用也。火失其位。則水逆行。君附子之辛溫。以奠陰中之陽。佐芍藥之酸寒。以收炎上之用。茯苓淡滲。以正潤下之體。白朮甘苦。以制水邪之溢。陰平陽秘。少陰之樞機。有主開閤得宜。小便自利。腹痛下利自止矣。生薑者。用以散四肢之水氣。與中膚之浮熱也。

王晉三曰。木苓薑芍。脾胃藥也。太陽少陰水臟也。用崇土法。鎮攝兩經水邪。從氣化而去。故名真武。茯苓淡以勝白朮之苦。則苦從淡化。便能入腎。勝濕生薑辛以勝白芍之酸。則酸從辛化。便能入膀胱。以攝陽。然命名雖因崇土。其出化之機。畢竟重在坎中。無陽假使腎關不利。不由膀胱氣化。焉能出諸小便。故從上不寧之水。全賴附子直走下焦。以啟其陽。則少陰水邪。必從陽部注於經而出矣。非但裏鎮少陰水泛。並可外禦太陽亡陽。

加減法

柯韻伯曰真武加減與小柴胡不同小柴胡為半表之劑祇不去柴胡一味便可名柴胡湯真武以五物成方為少陰治本之劑去一味便不成真武故去薑加參即名附子湯於此見制方有陰陽動靜之別也

巖大智曰水氣內漬則所傳不一故有加減之方增損之間非大智孰能貴之

若效者加五味子半升細辛乾薑各一兩

成無己曰效者水寒射肺也肺氣逆者以酸收之五味子酸而收也肺惡寒以辛潤之細辛乾薑辛而潤也

方中行曰水寒相搏則效細辛乾薑之辛散水寒也既散矣肺主效而欲收五味子者酸以收之也

張隱菴曰效者肺氣虛於上也加五味細辛助少陰初陽之氣以上升乾薑溫太陰脾土之氣以上達少陰氣升則水天一氣太陰氣達則地天交泰矣按薑辛散邪五味斂正補瀉並施各不相悖

章虛谷曰效者水逆犯肺肺氣不降不能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故加五味斂肺降氣細辛通少陰乾薑散水寒以泄之也

若小便利者去茯苓按茯苓利小便者也故去之

成無己曰小便利則無伏水故去茯苓

名家合訂修定論 卷二十一
方中行曰茯苓淡滲而利竅小便既利不須滲也

章虛谷曰小便利去茯苓恐傷津液也

若下利者去芍藥加乾薑二兩

成無己曰芍藥之酸泄氣乾薑之辛散寒

方中行曰芍藥收陰而停液非下利所宜故去之乾薑散寒而燥土土燥則水有制故加之

按芍藥苦泄方註收陰停液與下利不屬

柯韻伯曰下利者胃中無陽則腹痛不屬相火四肢困於脾濕故去芍藥之酸寒加乾薑之

辛熱

沈才能曰本經芍藥氣味苦平苦能下泄故去之乾薑氣味辛溫主治溫中下利故加之

若嘔者去附子加生薑是前成半斤

成無己曰氣逆則嘔附子補氣生薑散氣

張隱菴曰嘔者氣逆而津竭也故去附子之火熱加生薑以宣通

尤在涇曰嘔者氣逆於上也故去附子加生薑二物辛熱則同而生薑善降逆附子能行而

不能下則不同也

章虛谷曰嘔者水寒之氣逆於胃不必附子溫下而加生薑散逆也

羅東逸曰小青龍湯治表不解有水氣中外皆寒實之病也真武湯治表已解有水氣中外

皆虛寒之病也。真武者，北方司水之神也。以之名湯者，藉以鎮水之義也。夫人一身制水者，脾也。主水者腎也。腎為胃關，聚水而從其類。倘腎中無陽，則脾之樞機雖運而腎之關門不開。水即欲行以無主制，故泛溢妄行而有是證也。用附子之辛熱壯腎之元陽，則水有所主矣。白朮之溫燥，建立中土，則水有所制矣。生薑之辛熱佐附子以補陽，於補水中寓散水之意。茯苓之淡滲佐白朮以健土，於制水中寓利水之道焉。而尤重在芍藥之苦降。其旨甚微，蓋人身陽根於陰。若徒以辛熱補陽，不少佐以苦降之品，恐真陽飛越矣。芍藥為春花之殿，交夏而枯，用之以亟收散漫之陽氣而歸根，下利減芍藥者，以其苦降涌泄也。加乾薑者，以其溫中勝寒也。水寒傷肺則欬，加細辛乾薑者，勝水寒也。加五味子者，收肺氣也。小便利者，去茯苓恐其過利傷腎也。嘔者去附子倍生薑，以其病非下焦水停於胃，所以不須溫腎以行水，祇當溫胃以散水，且生薑功能止嘔也。

少陰病，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赤色，或腹痛，或乾嘔，或咽痛，或利止脈不出者，通脈四逆湯主之。

或無已曰：下利清穀，手足厥逆，脈微欲絕，為裏寒，身熱不惡寒，面色赤為外熱，此陰甚於內，格陽於外，不相通也。與通脈四逆湯散陰通陽。

喻嘉言曰：下利裏寒，種種危殆，其外反發熱，其面反赤，身反不惡寒，而手足厥逆，脈微欲絕，明係羣陰隔陽於外，不能內返也。所喜其外反熱而不惡寒，真陽尚在軀殼，故可招之即至。

然必通其脈而脈即出者始為休徵設脈出艱遲恐其陽已隨熱勢外散又主死矣
張隱菴曰此言通脈四逆湯治下利清穀脈微欲絕也下利清穀少陰陰寒之證也裏寒外
熱內真寒而外假熱也手足厥逆則陽氣外虛脈微欲絕則生氣內陷夫內外俱虛身當惡
寒今反不惡寒乃真陰內脫虛陽外浮故以通脈四逆湯主之夫四逆湯而曰通脈者以倍
加乾薑土氣溫和又主通也

周禹載曰同一脈微同一下利厥逆煩嘔所異者發熱面赤咽腹之痛與否耳乃一加膽尿
而脈暴出者死一與通脈四逆而脈即出者愈相去天淵此其故不可不深思也仲景但揭
言之以推生死之法未及詳言之以啟後學之悟者正欲後學之深體其言冥心定志料於
察病之先決於服藥之後也今少陰病先與白通湯不但利不止反至厥逆無脈乾嘔而煩
一切陽藥先已拒格不入內之陰寒已極證復厥逆無脈外之陽氣又亡則其陽不在外不
在內駸駸乎一綫幾絕矣爾時引陽助彼陽春雖云脈出其實復也復元氣於無何有之鄉
銖積縑累而漸起設暴不亦和盤托出毫無蘊蓄耶故主死也若裏寒外熱反不惡寒面赤
色者雖有下利厥逆嘔痛種種寒證而其陽尚在軀殼之間更思其人陰至格陽於外雖外
之為熱屬微陽猶未至立散則內之真陽有根然其陽既內非盡出外不立亡可以一招立
至爾時飲以通脈四逆招其外亡返於舊舍雖曰即出猶云歸也不瞬息而神即守舍故曰
愈也學者設不於前證對着生死同參將眼前佛國反作苦海無邊矣

柯韻伯曰此寒熱相半證下利清穀陰盛於裏也手足厥逆寒盛於外也身不惡寒面赤陽鬱在表也咽痛利止陽回於內也腹痛乾嘔寒熱交爭也溫裏通脈乃扶陽之法脈為司命脈出則從陽而生厥逆則從陰而死

通脈四逆湯方

葱九莖按舊本列入加減法中今新訂於此

柯韻伯曰本方以陰證似陽而設證之異於四逆者在不惡寒而面色赤方之異於四逆者若無葱當與桂枝加桂加芍同矣何更加以通脈之名夫人參所以通血脈安有脈欲絕而不用者舊本乃於方後云面色赤者加葱利止脈不出者加參豈非抄錄者之疎失於本方而蛇足於加法乎

章虛谷曰前方白通加入尿豬膽汁以治陰盛格陽之證此言裏寒外熱不惡寒而面赤亦由陰邪內盛格陽在外故主以通脈四逆理應加入尿膽汁以交通陰陽不然此方本是四逆湯加重分兩既無通脈之義與證治亦不甚合余恐歷來不無舛錯姑辨之以質明者

甘草二兩

附子大者一枚生用破

乾薑三兩強人可四兩

右四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其脈即出者愈

周禹載曰陰寒甚者邪氣內凝正由陽氣先衰也陽衰則用四逆湯以回其陽而回陽即所以祛陰也然助陽之味何由使之入於陰而復出於陽乎不入於陰陽無助不出於陽陰無

以祛也。加葱以其面色赤也。

柯韻伯曰：脈微欲絕，面色戴陽，此下焦虛極矣。恐四逆之劑不足以起下焦之元陽，而續欲絕之脈，故倍加其味，作為大劑，更加葱以通之。葱秉東方之色，能行少陽生發之機，體空味辛，能入肺以行營衛之氣，薑附參甘得此以奏捷於經絡之間，而脈自通矣。脈通則虛陽得歸其部，外熱自解，而裏寒自除，諸證無虞矣。

金鑑曰：論中扶陽抑陰之劑，中寒陽微不能外達，主以四逆，中外俱寒，陽氣虛甚，主以附子。陰盛於下，格陽於上，主以白通，陰盛於內，格陽於外，主以通脈。是則可知四逆運行陽氣者也。附子溫補陽氣者也。白通宣通上下之陽者也。通脈通達內外之陽者也。今脈微欲絕，裏寒外熱，是腎中陰盛，格陽於外，故主之也。倍乾薑加甘草佐附子，易名通脈四逆湯者，以其能大壯元陽，主持中外，共招外熱返之於內，蓋此時生氣已離，亡在俄頃，若以柔緩之甘草為君，何能疾呼外陽，故易以乾薑，然必加甘草與乾薑等分者，恐洩漫之餘，薑附之猛不能安養元氣，所謂有制之師也。

加減法

新訂定

若腹痛者，去葱，加芍藥二兩。

方中行曰：腹中痛，真陰不足也。去葱，惡其順陽也。加芍藥收陰也。按芍藥苦泄，故治腹痛，方註收陰，欠妥。

張隱菴曰。腹痛者。乃脾絡不通。非陽氣上浮。故去葱。芍藥主通經脈。故加

尤在涇曰。腹中痛。陰滯於裏也。芍藥味酸。能利陰氣。止腹痛。故加之。葱通陽而不利陰。故去

之。快酸能利陰止
痛。臆說無惑。

黃坤載曰。芍藥泄風木而止腹痛。

若乾嘔者。加生薑二兩。

成無己曰。辛以散之。嘔為氣不散也。

周禹載曰。嘔氣逆上也。加生薑以散寒。以宣氣也。

陶志仁曰。乾嘔者。胃氣上逆也。加生薑者。辛以潤之也。

若咽痛者。加桔梗一兩。

成無己曰。咽中如結。加桔梗則能散之。

方中行曰。咽痛。氣結也。加桔梗。利咽也。

張隱菴曰。咽痛者。火氣上承。故加利肺之桔梗。

尤在涇曰。咽痛者。陽氣上結也。桔梗之辛。可開陽結。

章虛谷曰。咽痛者。寒閉其陽。鬱於咽喉。故加桔梗。上通其氣也。

若利止脈不出者。加人參二兩。

成無己曰。利止脈不出者。亡血也。加人參以補之。經曰。脈微而利。亡血也。四逆加人參湯主

之脈病皆與方相應者乃可服之

方中行曰脈不出者陽未復也加人參者生其陽而和其陰也

張隱菴曰利止脈不出者下焦陽氣將復中焦精血內虛故加補益之人參

陳脩園曰加人參以生脈

李纘文曰加參方名通脈

少陰病四逆其人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湯主之

按柯韻伯本泄利下重四

字在四逆句下舒馳速曰腹痛作泄四肢逆冷少陰虛寒證也虛寒協飲上逆而咳凌心而傳中氣下陷則泄利下重此又太陰證也小便不利者裏陽虛不足以化其氣也法當重用黃

者白朮茯苓半夏乾薑砂仁附子肉桂以補中逐飲驅陰止泄而病自愈何用四逆散不通之至此

成無己曰四逆者四肢不溫也傷寒邪在三陽則手足必熱傳到太陰手足自溫至少陰則

邪熱漸深故四肢逆而不溫也及至厥陰則手足厥冷是又甚於逆四逆散以散傳陰之熱

李士材曰按少陰用藥有陰陽之分如陰寒而用四逆者非薑附不能療此證雖云四逆必

不甚冷或指頭微溫或脈不沉微乃陰中涵陽之證惟氣不宣通是以逆冷故以柴胡涼表

芍藥清中此本肝膽之劑而少陰用之者為水木同源也以枳實利七衝之門以甘草和三

焦之氣氣機宣通而四逆可痊矣

程郊倩曰初得之四逆固非熱證亦非深寒效悸而或小便不利既似乎水畜腹痛泄利又

似乎寒凝其中更兼下重一證得毋滯氣在跌陽而經絡失宣通也耶雖四逆散於并清降

濁中兼有益陰之義然大旨只在疏跌陽之滯而照證加減則仍從真武湯例抑陰而助陽蓋不欲少陰勝而跌陽負也

程知曰傷寒以陽為主四逆有陰進之象下之則陽益虧陷而不出故經謂諸熱邪傳經至於手足逆冷最難辨認謂為寒深於裏則無脈微欲絕之象謂為熱深於裏則無煩渴之證蓋祇是熱邪入結於裏而陽氣不得順行於四肢也此證當用和解不當用寒下故經中用劑之輕少者無如此方則其輕緩解散之義可見矣

張隱菴曰本論凡論四逆皆主生陽不升設神內脫此言少陰四逆不必盡屬陽虛亦有土氣鬱結胃氣不舒而為四逆之證所以結四逆之義也故方中用柴胡芍藥和中而達外枳實宣達胃土芍藥疎通經脈用散者取其四散於外內之意

柯韻伯曰四肢為諸陽之本陽氣不達於四肢因於厥逆故四逆多屬於陰此則泄利下重是陽邪下陷入陰中陽內而陰反外以致陰陽脈氣不相順接也可知以手足厥冷為熱厥四肢厥逆為寒厥者亦鑿矣條中無主證而皆是或然證四逆下必有闕文今以泄利下重四字移至四逆下則本方乃有綱目或效或利或小便不利同小青龍證厥而心悸同茯苓甘草證或效或利或腹中痛或小便不利又同真武證種種是水氣為患不發汗利水者泄利下重故也泄利下重又不用白頭翁湯者四逆故也此少陰樞機無主故多或然之證因取四物以散四逆之熱邪隨證加味以治或然證此少陰氣分之下劑也

汪琥曰。四逆散乃陰邪傳變而入陰。是解傳經之邪。非治陰寒也。凡陽熱之極。六脉細弱。語言輕微。神色懶靜。手足清溫。有似陰證。而大便結。小便數。齒燥舌乾。熱勢已伏於內。必發熱也。若用熱藥。則內熱愈熾。用涼藥。則熱被寒束。而不得散。惟宜和表解裏。疏通氣血。而裏熱自除。此仲景四逆散所由設也。

尤在涇曰。四逆四肢逆冷也。此非熱厥。亦太陽初受寒邪。未鬱為熱。而便入少陰之證。少陰為三陰之樞。猶少陽為三陽之樞也。其進而入。則在陰。退而出。則就陽。邪氣居之。有可進可退。時上時下之勢。故其為病。有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之證。夫邪在外者。可引而散之。在內者可下而去之。其在內外之間者。則和解而分消之。分消者。半從外半從內之謂也。故用柴胡之辛。揚之使從外出。枳實之苦。抑之使其內消。而其所以能內能外者。則樞機之用為多。故必以芍藥之酸。益其陰。甘草之甘。養其陽。曰四逆者。因其所治之病。而命之名耳。而其制方大意。亦與小柴胡相似。四逆之柴胡。枳實。猶小柴胡之柴胡。黃芩也。四逆之芍藥。甘草。猶小柴胡之人參。甘草也。且枳實兼擅滌飲之長。芍藥亦備營衛兩和之任。特以為病有陰陽之異。故用藥亦分氣血之殊。而其輔正逐邪和解表裏。則兩方如一。方也。舊謂此為治熱深發厥之藥。非是。夫果熱深發厥。則屬厥應下之之例矣。豈此藥所能治哉。

黃坤載曰。寒水侮土。四肢厥逆。其人或肺逆而為欬。或木鬱而為悸。或土濕木過而小便不

利或寒氣凝滯而腹中痛。或清氣沉陷而泄利下重者。是皆土鬱而木賊也。宜四逆散。甘草積實培土而泄滯。柴胡芍藥疎木而清風也。

四逆散方

甘草 積實 柴胡 芍藥

右四味各十分。搗篩。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

成無己曰。內經曰。熱淫於內。佐以甘苦。以酸收之。以苦發之。枳實甘草之苦甘。以泄裏熱。芍藥之酸。以收陰氣。柴胡之苦。以發表熱。

方中行曰。人之四肢溫和為順。故以不溫和不為逆。但不溫而未至於厥逆。則熱猶為未入深也。故用柴胡解之也。枳實泄之也。然熱邪也。邪欲解。本陰也。陰欲收。芍藥收之也。甘草和之也。分今之二錢五分也。

周禹載曰。少陰至於四逆。熱深而厥亦深矣。熱邪內入。欲其散。非苦平如柴胡。不足以升散也。欲其泄。非苦降如枳實。不足以下泄也。且陽邪入。則必至於劫陰。故陰欲其收。非酸寒如芍藥。不足以收之也。合甘草以和中。仍是二味祛邪。二味輔正。無偏多偏少於其間者。邪正各為治也。按本經芍藥苦平。方周皆解酸收。未考本經之誤。

柯韻伯曰。少陰為水火同處之藏。水火不和。則陰陽不相順接。四肢為陰陽之會。故厥冷四逆。有寒熱之分。胃陽不敷於四肢為寒。厥陽邪內擾於陰。分為熱。厥然四肢不溫。故厥者必

利先審瀉利之寒藥而四逆之寒熱判矣。下利清穀為寒，當用薑附壯元陽之本，泄利下重為熱，故用芍藥枳實酸苦瀉泄之品以清之，不用芩連者，以病於陰而熱在下焦也。更用柴胡之苦平者以升散之，令陰火得以四達，佐甘草之甘涼以緩其下重，合而為散，散其實熱也。用白飲和服，中氣和而四肢之陰陽自接，三焦之熱自平矣。

張令韶曰：凡少陰四逆俱屬陽氣虛寒，然亦有陽氣內鬱不得外達而四逆者，又宜四逆散主之。枳實形圓臭香，胃家之宣品也，所以宣通胃絡，芍藥疎泄經絡之血脈，甘草調中，柴胡啟達陽氣而外達陽氣通而四肢溫矣。

王晉三曰：四逆散與四逆湯藥品皆異者，此四逆由於熱深而厥也。素問厥論曰：陰氣虛則陽氣入胃不和而精氣竭，則不營於四肢。厥陰篇曰：前熱者後必厥，厥深熱亦深，厥微熱亦微，厥應下之，故雖少陰四逆而屬陽邪陷入者亦可下，但不用寒下耳。熱邪傷陰以芍藥甘草和其陰，熱邪結陰以枳實泄其陰，陽邪傷陰陰不接陽以柴胡和其樞紐之陽。此四味而為下法者，從苦勝辛，辛勝酸，酸勝甘，乃可以勝邪，故得稱下服以散者，取藥性緩乃能入陰也。

金鑑曰：方名四逆散與四逆湯均治手足逆冷，但四逆湯治陰邪寒厥，此則治陽邪熱厥。熱厥者三陽傳厥陰合病也。太陽厥陰麻黃升麻湯，甘草乾薑湯證也。陽明厥陰白虎湯，大承氣湯證也。此則少陽厥陰，故君柴胡以疎肝之陽，臣芍藥以瀉肝之陰，佐甘草以緩肝之氣。

使枳實以破肝之逆。三物得柴胡能外走少陽之陽，內走厥陰之陰，則肝膽疎泄之性遂而厥可通也。

章虛谷曰：素問云：傷寒五日，少陰受之。言邪由陽經入陰者，邪入日深，則陽鬱日甚，不能循環四肢，則陰陽經脈不相交接而厥逆矣。四肢稟氣於脾胃者也，故以柴胡升少陽之清，枳實降陽明之濁，芍藥甘草調和肝脾，升降既順，陽氣即伸，邪亦透發，自當再清其邪。此方乃先治其厥也。

加味法

水性無定，變證不一，故必須加味以治之。

欬者，加五味子、乾薑各五分，并主下利。

成無己曰：肺寒氣逆則欬，五味子之酸收逆氣，乾薑之辛散肺寒，并主下利者，肺與大腸為表裏，上欬下利，治則頗同。

張隱菴曰：并主下利者，乾薑能溫而味子能斂也。

黃坤載曰：五味乾薑斂肺而止欬，升陷而止利，緣乾薑溫中，則陷者自升，遂者自降也。

章虛谷曰：欬者，肺胃氣逆，故加乾薑開胃陽，五味降肺氣也。肺胃氣和，下利亦止，故并主之。悸者，加桂枝五分。

成無己曰：悸者，氣虛而不能通行，心下築築然悸動也。桂猶圭也，引導陽氣苦熱，以使

方中行曰。心主悸。桂枝通心氣也。

張令韶曰。悸者。心氣虛也。加桂枝以保心氣。

黃坤載曰。土濕木鬱。則為悸動。桂枝疎木而達鬱也。

小便不利者。加茯苓五分。

成無己曰。茯苓味甘而淡。用以滲泄。

張令韶曰。小便不利者。水道不行也。加茯苓以行水。

嚴大智曰。茯苓色白入肺。肺氣通調。小便自利矣。

腹中痛者。加附子一枚炮令坼。

成無己曰。裏虛遇邪則痛。加附子以補虛。

方中行曰。腹中痛。寒甚也。附子溫之也。

黃坤載曰。水寒木鬱。賊傷中土。則腹中痛。附子煖水而溫寒。榮木而舒肝。按痛由寒凝不通。加附子通陽也。

泄利下重者。先以水五升。煮薤白三升。煮取三升。去滓。以散三方寸匕內湯中。煮取一升半。分

溫再服。按柯韻伯曰。薤白性滑能泄。下焦陰陽氣滯。然辛溫太甚。葷氣逼人。頓用三升而入散。三匕。只開逆氣。而不知藥氣矣。且加味俱用五分。而附子一枚。薤白三升。何多寡不同。

若是不能不致疑於叔和編集之誤耳。

成無己曰。泄利下重者。下焦氣滯也。加薤白以泄氣滯。

張隱菴曰。加薤白以啟隘下之陽。

周禹載曰。陽邪陷入。則大腸氣滯。故調氣則後重自除。加薤白者。以其能通手陽明經氣也。張令韶曰。泄利下重者。陽氣鬱於下也。用薤白以通陽氣。

章虛谷曰。按四逆散及加味不離辛溫之法。良以邪雖化熱而仍在經。並非府實。因經氣鬱而厥逆。火鬱則發之。木鬱則達之。辛溫方能升發陽氣。若昧者妄用寒涼。使陽陷邪閉。即變危證矣。

陸士達曰。泄利下重者。下焦生陽之氣不升也。薤用在下之根。其性從下而上。主助生陽之氣以上升。故加之。

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效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猪苓湯主之。

成無已曰。下利不渴者。裏寒也。經曰。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其藏寒故也。此下利嘔渴。知非裏寒。心煩不得眠。知協熱也。與猪苓湯泄利小便。分別水穀。經曰。復利不止。當利其小便。此之謂歟。

方中行曰。下利固陰寒甚。而水無制。六七日。效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水寒相搏。蓄積不行。內悶而不寤也。猪苓湯者。滲利以分清。其水穀之二道也。二道清則利無有不止者。利止則嘔渴心煩不待治而自愈矣。

張隱菴曰。本篇論少陰下利。皆主土寒水泄。陽氣虛微。此言下利至六七日。則陰盡而陽復。效者。肺主皮毛。而裏邪外出也。嘔渴心煩者。少陰合心主之神。而來復於陽也。不得眠者。因

名家合言卷之五 卷十五
於煩也。凡此皆為陽熱下利。故以猪苓湯主之。所以結下利之義也。

程郊倩曰：下利似乎陰寒乎。即六七日欬嘔渴煩。亦尚與少陽模糊。唯徵之不得眠。知濕土攔截中焦。致水不上升而火不下降。猶之少陰負跌陽者類也。治用猪苓湯分清降濁。土濕流而水火濟矣。

周禹載曰：病下利而兼欬嘔與渴。心煩不卧。何取於猪苓湯耶。不知證見下利。則小便必不利矣。證見渴。則已移熱於膀胱矣。且欬嘔者。必有水飲停積。其勢并趨大腸。漫無止期。不得不以猪苓分利前竅而下利可已。嘔欬與渴亦可已矣。心煩不眠。以本湯亦用阿膠故也。況此湯獨汗多便燥者宜禁。今下利無汗。豈非所宜乎。

汪琥曰：下利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焉知非少陽陽明之病。然少陽陽明若見此證。為裏實脈必弦大而長。此病脈必微細。故知其為少陰之病無疑也。

林瀾曰：下利則邪併於下矣。其嘔而且欬。何也。蓋至六七日渴而心煩不眠。則傳邪之上客者。又感渴則必恣飲多飲。必停水。是邪熱既不能解。而水蓄之證復作也。熱邪傳陷之下利。非陰寒吐利并作之可比。嘔而渴者。蓋先嘔後渴。為邪欲解。先渴後嘔。多為水停。況又有水寒射肺之為欬。可兼察乎。以是知必有挾飲於內耳。

沈明宗曰：黃連阿膠湯之心煩不得眠。較此條頗同。而治異何也。蓋此條乃少陰風熱轉入陽明。而致下利。故以猪苓湯驅導水邪。還從膀胱而去。急救胃中津液。為主。彼條之心煩不

得眠而無下利乃腎水枯少故用黃連阿膠湯滋陰清火急救腎陰為主也

魏荔彤曰欬而咽不痛渴而口不燥則知邪雖為傳經而入之熱惟其有水飲相混故熱勢不能甚肆其猛烈雖上冲為欬嘔而咽不痛隔格正津為口渴而不致乾燥兼以心煩不得眠於少陰但欲寐陰證中見陽證豈非傳經之熱兼水濕者乎其所以不發黃者以少陰病原有下利濕不能留熱不能蓄故也由此觀之熱邪兼水飲昭然矣

柯韻伯曰少陰病但欲寐心煩而反不得卧是阿膠黃連湯證也然二三日心煩是實熱六七日心煩是虛煩矣且下利而熱渴是下焦虛不能制水之故非苓連芍藥所宜欲嘔煩渴者是腎水不升下利不眠者是心火不降耳凡利水之劑必先上升而後下降故用猪苓湯主之以滋陰利水而升津液斯上焦如霧而欬渴除中焦如漚而煩嘔靜下焦如瀆而利自止矣尤在涇曰少陰中寒下利至六七日寒變為熱而氣復上行為欬為嘔為渴為心煩不得眠所謂下行極而上也夫邪氣自下而上者仍須從下引而出之猪苓茯苓澤瀉滑石並甘淡下行之藥足勝導水泄熱之用然以陰病而屬邪熱設非得阿膠之鹹寒入陰何以馭諸陽邪而泄陰中之熱導浮上之氣哉

黃坤載曰脾陷而為利胃逆而為嘔肺逆而為欬火升而為煩渴陽泄而廢卧眠是皆水泛而土濕故也二苓滑澤參已土而泄濕阿膠滋乙木而潤燥也

唐容川曰此方主下利全是引水復行故道入三焦膜中使從小便出則不流走腸間而利

自止矣。凡利不止者，仲景言皆利其小便。此必小便不利，水不入於膜中，則膜中少陽之火上逆為效。為嘔膜中無水，則不能化氣生津。是為口渴，陰津不上交於心，則煩不得眠。皆因水不入膜，不能化津，小便不利故也。用猪苓茯苓從脾以利水，然不引水入於膜中，則利亦無功。故先用滑石色白入肺，以導水之上源，使入膜中也。繼用阿膠秉阿井伏流之性，使其復歸故道，再用澤瀉生於水中者，以引水氣歸根。水既引歸膜中，而二苓乃滲利之化，其質為氣以上升，是為津液。津液上升，則渴效嘔煩自止。此等精義，豈易知哉。

猪苓湯方

見陽明

周禹載曰：下利而兼咳嘔渴與心煩，明挾熱邪挾水飲停於心下也。水性下行，去則熱消邪從水道出矣。故取五苓散中之三，以消熱利水。乃復以阿膠易白朮者，取其滋陰也。以滑石易桂者，以無太陽表證，專去膀胱蓄熱也。水去而諸證悉除矣。

柯韻伯曰：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心煩不得臥，是上焦實熱，宜黃連阿膠湯清之。少陰病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至五六日自利而渴者，是下焦虛寒，宜白通湯以溫之。此少陰初病而下行，似為虛寒。至六七日反見效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此豈上焦實熱乎？是因下多亡陰，精虛不能化氣，真陽不藏，致上焦之虛陽擾攘而致變證見也。下焦陰虛而不寒，非薑附所宜。上焦虛而非實熱，非苓連之任。故製此方，二苓不根不苗，成於太空，元氣用以交合心腎，通虛無氤氳之氣也。阿膠味厚，乃氣血之屬，是精不足者，補之以味也。澤瀉氣味輕清，能引火

氣上升滑石體質重墜能引火氣下降水升火降得既濟之理矣且猪苓河膠黑色通腎
理少陰之本茯苓滑石白色通肺滋少陰之源澤瀉阿膠鹹先入腎培少陰之體二苓滑
石淡滲膀胱利少陰之用五味皆甘淡得土中冲和之氣是水位之下土氣承之也五物皆
潤下皆滋陰益氣之品是君火之下陰精承之也以此滋陰利水而升津諸證自平矣按章氏嘗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成無己曰傷寒傳經五六日邪傳少陰則口燥舌乾而渴為邪漸深也今少陰病得之二三
日邪氣未入深之時便作口燥咽乾者是邪熱已甚腎水乾也急與大承氣湯下之以全腎
也

方中行曰口燥咽乾者少陰脈循喉嚨挾舌本邪熱客於經而腎水為之枯竭也然水乾則
土燥土燥則水愈乾所以急於下也

張隱菴曰此下三節皆言急下首節言君火上炎次節言君相二火煽燄末節言火入地中
明而見傷皆當急下之意少陰病得之二三日此少陰自得之邪將去外而入內口燥者心
開竅於舌君火盛而口燥也咽乾者心脈上扶咽心血枯而咽乾也若不急下將自焚矣宜
大承氣湯上承君火之熱而下泄以養陰所謂急者如人墮於水火之中不容須臾緩也

周禹載曰口燥而不云渴咽乾而不云痛其熱邪甚盛於胃矣然胃熱熾盛則當汗出而不

汗當下利而不利。知其津液垂盡之象。稍遲頃刻。必至立稿。故宜大承氣下之也。用下之所。以遲回審顧者。常因外邪傳入。恐有未盡耳。若既轉少陰。復見陽明實證。又何顧忌哉。下陽明之邪者。所以救少陰之水也。

張路玉曰。按少陰三急下證。一屬傳經熱邪亢極。一屬熱邪傳入胃府。一屬溫熱發自少陰。皆利不容緩之證。故當急救欲絕之腎水。與陽明急下三法同源異派。

汪琥曰。少陰病得之二三日者。非纔得病二三日。即口燥咽乾。謂少陰口燥咽乾之病。已得之二三日也。

章虛谷曰。口燥咽乾。伏熱煎灼腎水。將涸之兆也。遲則燥結。雖下不通。故當急下也。或者謂是傷寒傳裏之熱證。若傷寒由陽經傳裏。五日始至少陰。而化熱。若寒邪傷少陰。得之二三日。以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汗也。今得之二三日。即口燥咽乾。其為少陰伏熱內發之溫病。可知。因其蘊熱已久。而素體強壯。水涸則土燥。大便必堅。故當急下平土。以保腎水。

尤在涇曰。此少陰熱併陽明之證。二三日為病未久而便口燥咽乾。熱氣盛而陰氣少矣。蓋陽明土少。陰水熱併陽明。則土實而水虛。不特熱氣傷陰。即土氣亦傷水也。故宜急下以瀉土。而全水不然。熱盛傷陰。土實亦傷陰。其乾燥可立而待。然非心下痛腹脹不大便。亦未可以大承氣輕試也。

唐容川曰。心開竅於舌。舌下廉泉玉英二穴。有津灌出於口。胃開竅於口。胃之燥氣不灼傷。

津液則口不乾。今少陰心火合於陽明胃為火就燥。舌下津不出而口中燥氣復灼。故口燥少陰心脈挾咽。少陽三焦脈亦挾咽。內經云。二陰一陽結為喉痺。此咽乾者。即二陰一陽火熱相合。與喉痺同一例也。口燥咽乾四字。指明燥火熱三者合併。真如焚矣。故急下之。按素問陽別論曰。一陰一陽結謂之喉痺。一陰者厥陰也。一陽者少陽也。一陰一陽相火上升。津液消灼。肺金不濡。是以喉痺。今容川肆改經文。牽合少陰則義反支離。

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成無己曰。少陰腎水也。青肝色也。自利色青。為肝邪乘腎。難經曰。從前來者為實邪。以腎蘊實熱。必心下痛。口乾燥也。與大承氣湯以下實邪。

方中行曰。水腎邪。青肝色。腎邪傳肝也。心下必痛者。少陰之脈。其支別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也。口乾燥見上。故治同。

張隱菴曰。上文言君火在上。不得陰血以相滋。此言君相二火相煽。不得陰液以相濟也。少陰病自利清水者。君火在上。而水精下洩也。色純青者。君相二火相合於上。而少陽木色下現也。陰液不上。兩火如焚。則血液并竭。故心下必痛。而口乾燥。若不急下。火烈傷人。宜大承氣湯。急以水濟火也。

周禹載曰。熱邪傳至少陰。往往自利。至清水而無渣滓。明係旁流之水。可知色純青而無他色。相間又係木邪乘土。可知况痛在心下。口且乾燥。其燥屎攻脾。而津液盡燥。又可知矣。故當急下以救陰津。此少陰轉入陽明府證也。然則有渣滓而色不至於青者。非邪熱可知。而

又不可輕下也

柯韻伯曰自利而渴者屬少陰今自利清水疑其為寒矣而利清水時必心下痛必口燥舌乾是土燥火炎脾氣不濡胃氣反厚水去而穀不去故純青也雖曰通因通用仍是通因塞用。

黃坤載曰肝主疎泄故見自利青為木色厥陰之經布脇肋而貫膈脈循心下經脈燥急故痛作焉厥陰之經循喉嚨而環唇風動津耗故口乾燥燥土克水水涸則木枯木枯則風動腎水愈消更當急下此與陽明目中不了了章義同。

陳修園曰少陰病自利清水乃水陰不能上濟而惟下泄且所泄者祇是清水與清穀不同其色純青乃肝木之色火得木助一水不能勝二火也心下為土之位土受木克必痛少陰證以口中和口乾燥為辨寒熱之金針而此口乾燥者為火盛水竭無疑矣故當急下之以救垂絕之水而遏燎原之火。

唐容川曰水不上濟而唯下泄試問何故下泄脩園不能知也火得木助現木之青色然未知何故要泄出木之色又心下必痛解為土受木剋尤非也既土受木剋豈可再用大承氣以攻其土哉蓋純青為木之色者見現出膽汁之本色也西洋醫言肝氣有餘則生膽汁太多嘔苦不食大便青色此其色純青之義也西醫用大黃水銀粉治之與此論正合其心下必痛者是指胸前之膈膜言也膈連於肝而通於膽系膽火盛汁多從肝系而注入膈中至

心下將膈中所行之水阻遏使返還入胃中從下而泄是為清水其色純青也蓋膈膜是行水之道水要從胃而入膈膽之大汁要從膈而入胃逆拒於心下之膈故心下必痛膽汁瀉入胃而水不得入於膈反隨膽汁下泄為下利清水其色純青也水既從胃中下泄而膈膜中反無水不能化氣升津故口乾燥水津者腎所主故此證歸入少陰腎經脩園之註近理然於仲景此等精義則未知之也

按中醫西醫識論暗合甚多

少陰病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成無己曰此少陰入府也六七日少陰之邪入府之時陽明內熱雍塞腹滿不大便也陽明病土勝腎水則乾急與大承氣湯下之以救腎水

張隱菴曰此言火入地中猶明夷自傷之義夫少陰神機三日在外三日在內六七日氣機又當來復於外腹脹不大便乃日入地中閉塞冒明若不急下則一息不運而神機化滅故亦宜大承氣湯急下也按明夷之上六曰不明晦初登於天後入於地以上首節乃初登於天也次節兩離相繼末節乃後入於地也所謂始則處高位以傷人之明終至於自傷而墜厥命救人急難者當急留意焉

張路玉曰少陰之證自利者最多虛寒則下利清穀虛熱則下利膿故多用溫補傳經陽邪內結則自利清水溫熱病則自利煩渴並宜下奪清熱此以六七日不大便而腹脹可見邪熱轉歸陽明而為胃實之證所以宜急下也

周禹載曰熱邪傳入少陰則少陰證見少陰多下利今至六七日之久不但不利反不大便不但不大便且至腹滿至脹則是經邪歸胃土實水虛其何以堪乎苟非急下不足以去陽邪存陰液也故少陰欲下者總非小承氣可勝任

柯韻伯曰六七日當解不解因轉屬陽明是穢氣實而不能入還之於府也急攻之所謂已入於府者可下也

尤在涇曰腹脹不大便土實之徵也土實則水乾故非急下不可夫陽明居中土也萬物所歸故無論三陽三陰其邪皆得還入於胃而成可下之證然太陰傳陽明穢邪還府為欲愈也厥陰傳陽明者木邪歸土不得復木也惟少陰則腎邪入胃而胃實復將消腎故雖並用下法而少陰之法視太陰厥陰為加峻矣

金鑑曰少陰病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蓋因其人陽氣素感胃有宿食故也所以傳邪已入少陰復轉屬陽明而成胃實故宜大承氣湯急下之也

黃坤載曰脾病則陷陷則臍以下脹胃病則逆逆則臍以上脹太陰之腹脹則濕盛而便利陽明之腹脹則燥盛而便堅腹脹而不大便是陽明燥盛而燥脾陰也燥土克水水涸而脾精枯槁戊己合邪以臨殘陰水愈不支更當急下此與陽明發汗不解腹滿痛章義同少陰病脈沉者急溫之宜四逆湯

成無己曰既吐且利小便復利而大汗出下利清穀內寒外熱脈微欲絕者不云急溫此少

陰病脈沉而云急溫者彼雖寒甚然而證已形見於外治之則有成法此初頭脈沉未有形證不知邪之將發何病是急與四逆湯溫之

方中行曰脈沉寒邪深入於裏也溫之不容以不急也

張隱菴曰此承上文急下而并及於急溫意謂少陰水火主氣病火熱在上而無水陰相濟者宜急下病陰寒在下而無陽熱之化者當急溫緩則如焚如溺矣夫病有緩急方有大小若以平和湯治急證者與庸醫殺人同律夫元氣發原於下從中土而達於四肢脈沉乃生氣不能從下而中故用下焦之附子配中焦之炙草乾薑君中焦為病而生原無恙者止用理中丸而不必附子矣後人有附子無乾薑則不熱得甘草則性緩之說此撰不經之語而貽誤後昆者也如當急用附子而先以桂試之者亦誤事匪淺

吳人駒曰脈沉須別虛實及得病新久若得之多日及沉而實者須從別論

尤在涇曰此不詳何證而但憑脈以論治曰少陰病脈沉者急溫之宜四逆湯然苟無厥逆下利等證未可急與溫法愚謂學者當從全書會通不可拘於一文一字之間者此又其一也黃坤載曰陽消陰長則人衰陽虛陰旺則人病陽絕陰孤則人死陽盛於火陰盛於水水性浮而水性沉少陰水藏病見沉脈則經陽卸事藏陰司權死機攸伏法當急溫宜用四逆遲則水動寒作死證蜂生溫之無及矣腎水有泄而無補凡人之死死於水寒之盛也仲景傷寒少陰但有泄水補火之法而無泄火補水之方其餘六經以及金匱雜證泄火則有之補

水則未有。後世庸愚妄繆，乃有泄火補水之法。俗子腐生羣而效之，著作紛紛，以為天下萬世禍。今日遂成海內惡風。江河日下，不可挽也。按近世醫士從事滋陰聖法不講久矣。

少陰病，飲食入口則吐，心中溫溫欲吐，復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脈弦遲者，此胸中實，不可下也。當吐之。若膈上有寒飲乾嘔者，不可吐也。急溫之，宜四逆湯。

成無己曰：傷寒表邪傳裏，至於少陰，少陰之脈從肺出絡心，注胸中，邪既留於胸中而不散者，飲食入口則吐，心中溫溫欲吐，陽受氣於胸中，邪既留於胸中，則陽氣不得宣發於外，是以始得之手足寒，脈弦遲，此是胸中實，不可下而當吐。其膈上有寒飲，亦使人心溫溫而手足寒吐，則物出嘔，則物不出吐，與嘔別焉。胸中實則吐而物出，若膈上有寒飲，則但乾嘔而不吐也。此不可吐，可與四逆湯以溫其膈。

張隱菴曰：合下兩節皆論少陰神機內外環轉上下無方，以終少陰標本寒熱陰陽水火之義。飲食入口則吐者，少陰神機內逆而水火不交也。心中溫溫欲吐復不能吐者，病標陰寒水之氣則欲吐得上承火熱之氣則不吐，始得之者，原其始得病之時，手足寒則少陰真陽之氣不能從內而外，脈弦遲則少陰真陰之氣不能自下而上。此胸中實者，言真陽真陰之氣不能外行上達，則邪實胸中，是雖邪實而少陰神機當自下而上，故不可下也。當吐之而神機上達矣。若膈上有寒飲乾嘔者，亦少陰真陽真陰之氣不能外行上達，故膈寒而嘔，是雖寒嘔而少陰神機當從內而外，故不可吐也。當以四逆湯溫之，而神機外出矣。夫神機出

入環轉無方則少陰標本寒熱陰陽水火變幻之微可從此而會悟矣

周禹載曰此條於少陰寒中有虛實之分入口即吐原未下咽况欲吐不吐仍是少陰本證兼之始得之時而四肢即寒於何見其為實乎惟察之於脈而遲中見弦則其所滯於中者無疑矣不得已而因高越之亦少陰之變法也若胸中無滯而寒飲上留證見乾嘔明係陰邪上逆則吐法又在所禁溫以四逆仍歸少陰正治也

柯韻伯曰欲吐而不吐者少陰虛證此飲食入口即吐非胃寒矣心下溫即欲吐溫止則不欲吐矣復不能吐者寒氣在胸中似有形而實無形非若飲食有形而可直拒之也此病升而不降宜從高者抑之之法下之則愈矣而不敢者以始得病時手足寒脈弦遲疑其為寒今以心下溫證之此為熱實然實不在胃而在胸中則不可下也當因其勢而利導之不出高者越之之法然病在少陰嘔吐多屬於虛寒最宜細究若膈上有寒飲與心下溫者不同而反乾嘔者與飲食即吐者不同矣必芾散不中與也宜四逆湯

尤在涇曰腎者胃之關也關門受邪上逆於胃則飲食入口即吐或心中溫溫欲吐而復不能吐也夫下氣上逆而為吐者原有可下之例如金匱之食已即吐者大黃甘草湯主之是也若始得之手足寒脈弦遲者胸中邪實而陽氣不布也則其病不在下而在上其治法不可下而可吐所謂因其高者而越之也若膈上有寒飲而致乾嘔者則復不可吐而可溫所謂病痰飲者當以溫藥和之也故實可下而胸中實則不可下飲可吐而寒飲則不可吐仲

景立法明辨詳審如此

黃坤載曰入口即吐者新入之飲食心中温温欲吐復不能吐者舊日之痰涎此先有痰涎在胸故食入即吐而宿痰膠滯故不能吐温温者痰阻清道君火鬱遏濁氣翻騰之象也手足寒者陽鬱不能四達也陽衰濕旺是以脈遲土濕木鬱是以脈弦此胸中邪實不可下也腐敗壅塞法當吐之若膈上有寒飲乾嘔則土敗胃逆不可吐也當急温之宜四逆湯

少陰病下利脈微瀼瀼而汗出必數更衣反少者當温其上灸之按唐容川曰必數更衣反少者義尚未明願以待考

成無己曰脈微為亡陽瀼瀼為亡血下利嘔而汗出亡陽亡血也津液不足裏有虛寒必數更衣反少者温其上以助其陽也灸之以消其陰

方中行曰微陽虛也瀼瀼血少也汗出陽虛不能外固陰病不能內守也更衣反少者陽虛則氣下墜血少所以勤努責而多空坐也上謂頂百會是也灸升舉其陽以調養其陰也

張隱菴曰此亦上文之意言少陰神機徹上徹下或內或外不可畧有阻滯也少陰病下利下焦之氣虛寒也脈微瀼瀼中焦之精血內虛也嘔而汗出上焦虛而水津外泄也夫既下利必數更衣反少者言利減而更衣反少也夫下利少則其病在上故當温其上以助上焦之

氣然少陰神機從下而上故當更灸之以啟下焦之氣

程郊倩曰少陰病下利陽微可知乃其脈微而且瀼則不温但陽微而陰且竭矣陽微故陰邪逆上而嘔陰竭故汗出而勤努責一法之中既欲助陽兼欲助陰則四逆附子輩俱難用

矣。惟灸頂上百會穴以溫之。既可代薑附輩之助陽而行上。更可避薑附輩之辛竅而燥下。故下利可止。究於陰血無傷。可見病在少陰。不可以難用溫者。遂棄夫溫也。

汪琥曰。按此條論仲景不言當灸何穴。脈經云。灸厥陰俞。常器之曰。灸太衝皆誤。郭雍曰。灸太谿雖係少陰經穴。亦誤。仲景曰。當溫其上方中行曰。上謂頂百會穴是也。圖經云。一名三陽五會。在前頂後一寸五分頂中央。原治小兒脫肛。久不差可灸七壯。此條亦灸之者。升舉其陽以調夫陰也。